

世 界 通 俗 名 著 译 丛

斯蒂文森的惊险小说

〔英〕罗·路·斯蒂文森 著 路旦俊等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斯蒂文森的惊险小说

[英] 罗·路·斯蒂文森 著

路旦俊等译

责任编辑：康曼敏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2

字数：705,000 印数：1—5,000

精装：ISBN 7-5404-2112-6
I·1623 定价：2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

总 目 录

金银岛 路旦俊 译

第一部 老海盗

一	老海盗住进了“本鲍将军”旅店	1
二	黑狗的出现与消失	5
三	黑 券	10
四	水手箱	15
五	瞎子的下场	19
六	船长的文件	23

第二部 海上的厨子

一	我去布里斯托尔	27
二	在“望远镜”酒店里	32
三	火药和武器	36
四	航 程	40
五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的内容	44
六	军事会议	49

第三部 我在岸上的历险

一	我是怎样开始岸上历险的	53
二	第一次打击	56

三	岛上的人	60
---	------------	----

第四部 木 寨

一	大夫的叙述：弃船的经过	65
二	大夫继续叙述：小船的最后一次行程	69
三	大夫继续叙述：第一天战斗的结束	72
四	吉姆·霍金斯继续叙述：木寨里的兵将	75
五	希尔弗的使命	79
六	进 攻	83

第五部 我在海上的历险

一	我是怎样开始海上历险的	88
二	潮水急退	92
三	小筏子的行程	95
四	我降下了海盗旗	98
五	伊斯利尔·汉兹	102
六	“八个里亚尔”	107

第六部 希尔弗船长

一	身在敌营	111
二	又见黑券	117
三	不要假释	122
四	寻宝——福林特的指针	127
五	寻宝——林中的声音	131
六	首领的倒台	135
七	尾 声	140

诱 拐 刘红杏 译

一	我踏上了去肖家大屋的路	145
二	我抵达旅程的终点	148
三	我认识了我大伯	151
四	我在肖家大屋陷入险境	156
五	我去了女王渡口	161
六	在女王渡口的遭遇	165
七	我乘戴沙的“契约”号双桅船出海	168
八	后甲板舱室	173
九	束金腰带的人	176
一〇	围攻后甲板舱室	182
一一	船长求和	187
一二	红狐的传说	190
一三	双桅方帆船失事	196
一四	小 岛	200
一五	带着银纽扣的小伙子：穿越慕尔岛	205
一六	带着银纽扣的小伙子：穿越摩汶	210
一七	红狐之死	215
一八	莱特莫树林中与阿兰的谈话	219
一九	恐怖中的家庭	224
二〇	灌木丛中的逃亡：岩石	229
二一	灌木丛中的逃亡：科瑞纳基巉岩	234
二二	灌木丛中的逃亡：荒野	239
二三	克拉尼的笼屋	244
二四	灌木丛中的逃亡：争吵	249
二五	在巴克希德	256
二六	逃亡结束：我们通过了佛斯	261

二七	我来到了阮克勒家	268
二八	寻求遗产继承权	273
二九	我进入了我的王国	278
三〇	告 别	282

化身博士 路旦俊 译

一	寻找海德先生	291
二	吉基尔博士不以为然	298
三	卡鲁凶杀案	300
四	信件之事	303
五	兰尼昂先生的怪事	306
六	窗口发生的事	309
七	最后一夜	310
八	兰尼昂大夫的叙述	320
九	亨利·吉基尔对这件事的自白	325

巴兰特拉少爷 胡泽刚 译

一	闯荡江湖（上）	339
二	闯荡江湖（下）	347
三	沦落天涯（摘自布克骑士的回忆录）	358
四	含垢忍辱	379
五	血溅寒夜	402
六	家长里短	417
七	印度奇遇（摘自他的回忆录）	431
八	猛虎归山	433
九	主仆同游	448
一〇	含差纽约	461

一一	涉足蛮荒 (上)	473
一二	涉足蛮荒 (下)	488

黑 箭 何 佳 译

序言：约翰·除奸者	499
-----------	-----

第一部 两个伙伴

一	在凯特利的太阳客栈里	512
二	在沼泽地里	519
三	沼泽畔的渡口	524
四	一群绿林强盗	530
五	“像猎人一样残忍”	536
六	这一天结束了	543
七	蒙面人	548

第二部 莫特堡

一	迪克提出质疑	555
二	两个誓言	562
三	小教堂上面的房间	568
四	秘密通道	574
五	迪克如何改变立场	577

第三部 福克斯汉姆男爵

一	海边别墅	584
二	黑暗中的一场遭遇战	589

三	圣布赖德十字架	594
四	“好运号”(上)	597
五	“好运号”(中)	603
六	“好运号”(下)	608

第四部 伪装

一	地洞	612
二	“在敌人的房子里”	617
三	一个死探子	625
四	在修道院的礼拜堂里	630
五	赖辛汉姆伯爵	638
六	冤家路窄	640

第五部 驼背

一	尖锐的喇叭声	648
二	肖尔比战役(上)	654
三	肖尔比战役(下)	658
四	洗劫肖尔比镇	661
五	在森林里的夜晚(上): 爱丽茵亚·赖辛汉姆	669
六	在森林里的夜晚(下): 迪克和乔娜	675
七	迪克的复仇	682
八	美满的结局	685

第一部 老海盗

一 老海盗住进了“本鲍^①将军”旅店

乡绅特劳维尼、利维塞大夫和其他几位先生请我把有关宝岛的全部细节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只隐去宝岛的位置，因为那里还有宝藏没有被挖掘出来。于是，我便于一七××年拿起笔来，回到遥远的过去——那时我父亲开了一家名叫“本鲍将军”的小旅店，而那位褐色皮肤、脸上有一道刀疤的老航海家也就在那时住进了我们店里。

他当时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旅店门口的情形，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我记得他的身后有辆小推车，上面放着他的水手衣箱。他身材高大，结实而笨重，皮肤经风吹日晒成了栗壳色。他穿着一件沾满灰尘的蓝外套，黑糊糊的辫子垂落在肩膀上。他的双手青筋暴露，布满了伤疤，黑黑的指甲也残缺不全；一侧的脸颊上留有一道灰色的刀疤。我记得他一边打量着旅店外的小海湾，一边独自吹着口哨，然后，他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了一支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老掉牙的水手歌谣：

“十五个人站在死人的箱子上——

哟嗬嗬，一瓶朗姆酒！”

他那苍老的声音尖厉、颤抖，仿佛那声音是按船上的绞盘棒定的音，而且定音时嗓子喊破了。然后，他用随身所带的一根类似绞盘棒的棍子“冬冬冬”地敲门，等我父亲上前去接待他时，他粗声大气地要一杯朗姆酒。酒端到他面前时，他便慢慢地喝着，像行家一样细细地品味着，眼睛却仍然望着旅店周围的悬崖以及我们旅店的招牌。

① 约翰·本鲍（公元1653—1702）：英国舰队司令，在与法国历次海战中功勋卓著，公元一七〇二年与法国军舰交战时受重伤，死于牙买加。（以下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注。）

“这海湾位置不错，”他终于开口说道，“这小旅店算是选对了地方。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回答他说，遗憾的就是客人太少。

“那么，”他说，“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喂，伙计，”他冲着身后推车的人喊道，“把车推过来，再帮我把箱子拿下来，我要在这儿住一阵子。”他接着又对我父亲说，“我这个人不大讲究，只要有朗姆酒、火腿和鸡蛋就行，当然还有那可以看到海上船只的悬崖。你问怎么称呼我？就叫我船长吧。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给……”说着，他把三四个金币扔到门槛上，“用完了就对我吭一声。”那口气严厉得像个指挥官。

说实在的，尽管他衣衫褴褛、言语粗鄙，他那神情却根本不像一般的水手，倒更像个惯于发号施令、挥手动拳的大副或船长。推小车的人告诉我们，船长是前一天早晨乘邮车到“皇家乔治”饭店的，随后便打听沿海一带有哪些旅店。我推测，他大概听人说我们的旅店不错，而且比较僻静，所以就选中这里住了下来。我们对这位客人知道的只有这么多情况。

他这个人生性沉默寡言，白天带着一副铜制望远镜，不是在海湾附近转悠，就是在悬崖上游荡；到了晚上，他便总是坐在客厅壁炉旁的一个角落里，拼命地喝兑了水的朗姆酒。如果有谁和他说话，他多半不吭声，只是猛地抬起头来狠狠地瞪着你，鼻子一哼，响得像船在雾中行驶时的汽笛声。没过多久，我们以及来到店里的人也就不再搭理他了。他每天出去散步回来后，总是要问有没有什么水手路过这里。我们起初以为他是想念自己的同行才问这个问题，但我们后来意识到他是想躲开他们。时不时地，店里会住下一个沿海边去布里斯托尔^①的水手，每当这时，船长便会隔着门帘将那个水手看清楚后才走进客厅；而且，只要店里住了别的水手，他便会保持绝对的沉默。不过，至少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我多少也分担了他的恐惧。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答应在每个月的第一天给我一个四便士的银币，只要我“时刻留神一个独腿水手”，一看到这个人就告诉他。每当初到来时，我便会向他要报酬，而他十有八九会冲着我把鼻子一哼，然后拿眼睛瞪得我不敢再看他；但不一星期，他准又会改变主意，把那四便士银币给我，重新叮嘱我，要我留神那个“独腿水手”。

大家不用我说也能想象到，这个“独腿水手”是如何在梦里折磨我的。

^① 布里斯托尔：英国西海岸一城市。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吹得房子的四角摇晃不已，海湾里的浪涛拍打着悬崖，发出阵阵轰鸣声。这时，我便会看到他以千百种形态、千百种狰狞的表情出现在我的梦中，他的大腿时而在膝盖处被截断，时而在大腿根处被截断。过了一会他又变成了一个怪物，身上只长了一条腿，而且长在身体的中央。我做过的最可怕的恶梦，便是看到他跳过树篱和水沟在追赶我。总之，我为这每月四便士的报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断地受到这些恶梦的折磨。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独腿水手就毛骨悚然，我却不像其他认识船长的人那样害怕他。许多个夜晚，他喝进肚的兑了水的朗姆酒超过了他脑袋所能承受的限度，这时，他便会坐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唱他那一首老掉牙的破歌；有时他也会请大家都喝上一杯，并强迫那些被他吓得瑟瑟发抖的客人们听他讲故事或跟着他一起唱那首歌。我常常听到他们齐声高唱“哟嗬哟，一瓶朗姆酒”，声音大得连房子都震动起来了；人人都尽量唱得比别人声音大，惟恐被他斥责。他一旦发起酒疯来可谓是最蛮不讲理的家伙，他会用手猛拍桌子，让大家安静；他会猛然对别人问的一个问题大发雷霆；他有时还会因没有人问问题而认为大家没有在听他讲故事，结果同样大发雷霆。他甚至不允许别人在他喝得昏昏沉沉地上床睡觉前走出店门。

最让大家害怕的还是他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净是些绞刑、走独木板^①、海上的风暴、干托图加群岛、加勒比海一带的不毛之地以及在那里干下的野蛮行径。照他的话来分析，他肯定与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一起在海上过了一辈子。不用说他所描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光听他讲那些故事时所用的语言，就使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万分震惊了。我父亲总说我们的旅店算是毁了，因为顾客很快就不会再来光顾这种店了——谁愿意来这里被人发号施令、晚上再被吓得哆哆嗦嗦地上床呢——但我却认为他住在这儿对我们有好处。人们起初的确被他讲的那些故事吓坏了，但事后回想起来又觉得非常喜欢，因为这给平静的乡村生活带来了一份刺激。有群年轻人甚至假装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称他“货真价实的老船长”、“真正的老水手”，还说英国之所以在海上称王称霸靠的就是这种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在毁我们的旅店，因为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住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他最初付的那点钱早就花完

① 海盗残害俘虏的一个方法，将人蒙上眼睛，让他沿着伸到船舷外的木板行走，最后掉进海中淹死。

了，可我父亲总是鼓不起勇气来向他开口要钱。只要我父亲向他提起这事，船长便会用力猛哼一声，听上去简直像咆哮，同时用眼睛瞪着我那可可怜的父亲，吓得他赶紧从房间里退出去。我曾见过我父亲碰了钉子后绞着双手的样子，而且我可以肯定，整天生活在这种烦躁与恐惧中，肯定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船长住在我们店里的那些日子里，除了从一个小贩那里买过几双袜子外，他的衣着从来没有任何变化。帽子的一个角耷拉下来，风刮来时极不舒服，但他从来不去管它。我还记得他那件外套的尊容，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左补右补，结果上面补丁擦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他从不给人写信，也从未接到过任何人的来信；除了喝醉酒时和左右邻居说说话外，他从不与人啰唆。至于那只大水手箱，我们谁也没有见他打开过。

他只有一次被人顶撞过。那是他住在我们店里最后的日子，当时我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病入膏肓。一天傍晚，利维塞大夫来给我父亲看病，留下来吃了我母亲做的饭菜，然后走进客厅，一面抽着烟斗，一面等他的马车过来，因为“本鲍将军”老店没有马厩。我跟着大夫进了客厅，注意到大夫和里面那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特别是和我们那位稻草人似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利维塞大夫衣冠楚楚，举止大方，头上扑着雪白的发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炯炯有神，而我们那位船长污秽不堪，身体臃肿，正被朗姆酒灌得醉眼朦胧地趴在桌上。忽然，他——也就是船长——扯开嗓子又唱起了那首老掉牙的破歌：

“十五个人站在死人的箱子上——

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管他魔鬼有什么花招，喝呀——

哟嗬哟，一瓶朗姆酒！”

我起初以为他歌中唱的“死人箱子”和他楼上房间里那只大箱子一模一样，结果这念头在我的恶梦中便和那独腿水手搅到了一起。不过，大家对这首歌早已习以为常，那天晚上的客人中，只有利维塞大夫一个人是头一次听到。我注意到这首歌使他颇为反感，因为他抬头生气地朝船长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接着和花匠老泰勒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与此同时，船长渐渐地唱到了兴头上，终于猛地一巴掌拍响了桌子。他那意思我们当然都明

白，是要我们保持安静。大家的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利维塞大夫一个人还像刚才那样继续说着话，声音清晰，语气和蔼，每吐几个词就飞快地抽口烟。船长瞪了他一会儿，又拍了一下桌子，目光变得更加凶狠，最后终于恶狠狠地迸出了一句脏话：“那边的人住嘴，不知死活的东西！”“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先生？”大夫问。

那恶棍又骂了一声，说是的。

“我只想对你说一点，先生，”大夫回答道，“如果你继续这么喝着朗姆酒，这世界上很快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流氓！”

这老家伙气得火冒三丈，从桌旁跳起来，掏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刀，打开来搁在手掌上，左右掂量着，威胁说要用这把刀将大夫钉在墙上。

大夫动都懒得动一下，还是像刚才那样侧面对着船长，继续用刚才那种平静而坚定的语调对他说话，只是声音提高了一点，好让大家都能听到：

“如果你不马上将刀子放进口袋里，我可以用名誉担保，下次巡回法庭审判时一定送你上绞刑架。”

接着，他们展开了一场对视战，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收起刀子，像条挨了打的狗一样嘟嘟哝哝地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听着，先生，”大夫接着说道，“既然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的管辖区里有这么一个人物，那么你尽管放心，我会日夜监视你的一举一动的，因为我不仅是大夫，还是这儿的治安官。只要我听到半句抱怨你的话，只要有像今晚这样的无礼行为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会立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你逮住，赶出这里。我就说这么多。”

不一会儿，利维塞大夫的马到了店门口，他便骑上马走了。当天晚上，船长再也没有惹事生非，而且此后很多个晚上都很安静。

二 黑狗的出现与消失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便发生了一连串神秘事件中的第一桩，使我们终于摆脱了船长。不过，正如大家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事就此了结，大家看下去自然会明白。

那年冬天异常寒冷，严霜一天比一天重，狂风一天比一天强。冬天刚开始，我们就明显地看出，我那可怜的父亲怕是熬不到春天了。他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店里所有的活全落到了我母亲和我的身上，把我们忙得团团转，

根本没什么工夫去注意我们那位讨厌的客人。

一月某个天寒地冻的早晨，天色尚早，厚厚的白霜将小海湾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世界，微波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太阳刚刚爬上山顶，将阳光洒向远方的大海。船长这天比往常起得早，已经出发去了海滩。只见他的水手弯刀在那件蓝色旧外套肥大的下摆旁晃荡着，望远镜夹在他的胳膊下，帽子扣在后脑勺上。我记得他一路大步走去时，他呼出的空气像烟雾一样悬在空中跟着他；当他转到那块大岩石后面时，我终于听到他发出的响亮的呼啸声，仿佛他还在对利维塞大夫耿耿于怀。

怎么说呢？我母亲当时正在楼上照顾我父亲，我在楼下摆桌子，因为船长一会儿就要回来用早餐。忽然，客厅的门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又白又胖，只是左手缺了两个手指；虽然他也带着水手弯刀，但他那副样子实在不像个勇猛好斗的人。我一直在留意水手——不管是一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但这个人却把我难住了，因为尽管他的外表不像个水手，他身上还是带着水手的气质。

我问是否能为他效劳，他说他要朗姆酒；然而，正当我要走出客厅去取朗姆酒时，他却在一桌子旁坐了下来，做了个手势要我过去。我迟疑了一下，手里还拿着餐巾。

“孩子，过来，”他说，“走过来一点。”

我朝他那里挪了一步。

“这桌子是为我朋友比尔准备的吧？”他斜着眼睛问。

我说我并不认识他的朋友比尔，还说早餐是为住在我们店里的一位客人准备的，我们都管这客人叫船长。

“是啊，”他说，“我这朋友比尔好像也被人称为船长呢。他脸上有个刀疤，而且性格很开朗，特别是喝了点酒后。我这朋友比尔就是这样的人。我可以和你打赌，你这位船长脸上有个刀疤，而且这个刀疤在右边的腮帮子上，是不是？啊，对了。我刚才就说他是他吧。那么我朋友比尔这会儿在不在？”

我告诉他船长出去散步了。

“去哪儿散步了，孩子？他走的是哪条道？”

于是，我便用手指了指那块岩石，然后告诉他船长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最后又回答了他的几个问题。“啊，”他说，“我朋友比尔见到我会像见到酒一样高兴的。”

他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高兴的神情，而我自己也有理由认为，即使这

个陌生人真的认为船长会很高兴见到他，他也一定是认错人了。不过，我想这反正不关我的事，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陌生人老是在店内紧靠门口的地方转悠，不时朝岩石那里的拐角处张望，活像一只猫在守着老鼠。有一次，我跨出店门走到了大路上，但他立刻叫我回去，而且，见我没有立刻听从他的命令，他那苍白的脸上马上露出了凶相。他命令我立刻进屋，还骂了我一句，吓得我心惊胆战。我一进屋，他脸上又恢复了原来的神情，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半讨好半嘲讽地说我是个好孩子，还说他很喜欢我。“我也有个儿子，”他说，“简直和你一模一样，是我心中的骄傲。不过，对男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守规矩，孩子——规矩。要是你和比尔一起出过海，你就不会站在那里要我叫你两遍了，绝对不会。比尔从来不说第二遍，和他一起出海的人也都不说第二遍。瞧，果然是我朋友比尔来了，胳膊底下还夹着望远镜。那不是他还能是谁呢？孩子，我们回客厅，躲在门后边，给比尔一个小小的惊喜。我说，上帝保佑，确实是他。”

陌生人边说边和我一起回到了客厅里，又让我躲在他的身后，这样一来，敞开的大门刚好遮住我们两人。大家可以想象到，我当时是又不安又紧张，尤其是看到这个陌生人自己也很害怕，我的恐惧感便更增添了一分。陌生人撩开衣角露出弯刀柄，然后将弯刀从刀鞘里往外拔了拔。我们在那里等待的时候，他不停地咽着口水，就像喉咙口卡了什么东西似的。

终于，船长迈着大步走了进来，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店门，也没有向左右两边看上一眼，就径直穿过客厅走到了为他准备好的餐桌旁。

“比尔。”陌生人叫了一声，那声音在我听来像是在给他自己壮胆。

船长猛地转过身来对着我们，脸上的褐色转成了青色，连鼻子也变乌了。他脸上的表情像是看到了幽灵、恶魔或其他更可怕的东西——如果这世上有的话。我可以发誓，看到他突然之间变得那么苍老虚弱，我当时真觉得他挺可怜的。

“得了，比尔，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大家都是老伙计。”陌生人说。

船长倒吸了一口凉气，说：

“黑狗！”

“不是我还会是谁呢？”陌生人稍稍松了口气说道，“正是从前的黑狗来‘本鲍将军’旅店看望老伙计比尔了。啊，比尔，比尔，自从我丢了这两个手指头后，你我都经历了许多事情。”他说着就举起了那只缺了两个指头的手。

“我说，”船长说，“你已经找到我了。我就在这里，说吧，什么事？”

“你还是老样子，比尔，”黑狗回答道，“一点也没有变，比尔。我要先请这个可爱的孩子给我端杯朗姆酒来——我可真喜欢那玩意儿——然后，要是你愿意，我们就坐下来，像老船友那样实实在在地聊聊。”

等我端着朗姆酒回来时，他们已经坐到了船长早餐桌的两边——黑狗坐在靠门这边，而且侧身坐着。我想他这样坐为的是可以用一只眼睛看着他的老船友，另一只眼睛注意着自己的退路。

他要我走开，并让我把门开着。“别想从钥匙孔里偷看，孩子，”他说。于是，我回到了酒吧间，由他们呆在一起。

我当然竖起耳朵想听他们说什么，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急促的嘀咕声外，我什么也听不到。后来，他们说话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我便听到了一些片言只字，基本上都是船长骂人的话。

“不，不，不，不，到此为止吧！”他有一次叫嚷道。接着他又说，“要荡秋千^①大家一起荡。这就是我的话。”

突然，客厅里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咒骂声，同时还夹杂着其他响声——椅子和桌子被掀翻的碰撞声，钢刀的乒乓声，接着便是什么人发出的痛苦的嚎叫声。一眨眼的工夫，我便看到黑狗肩上血流如注，没命地往外跑，船长在后面穷追不舍，两个人的手都握着出鞘的弯刀。追到门口时，船长瞄准逃亡者使劲砍去，要不是我们那巨大的“本鲍将军”招牌挡住了他，这一刀准会把黑狗劈成两半。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招牌下端的框子上还留有一个刀口。

这一刀也结束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恶战。一旦到了大路上，尽管身上带着伤，黑狗仍然显示出了非凡的脚下工夫，不到半分钟就消失在了小山包后。至于船长，他就像中了邪一样站在那里，死死地盯着招牌。他揉了揉眼睛，转身进了屋。

“吉姆，”他说，“拿朗姆酒来。”他说话时身体微微摇晃了一下，一只手撑着墙才稳住身子。

“你受伤了吗？”我大声问。

“朗姆酒。”他又说道，“我必须离开这里。朗姆酒！朗姆酒！”

我赶紧跑去拿酒，但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弄得我心慌手乱，结果我打破了

^① 荡秋千：指上绞刑架。

一只杯子，把酒桶的龙头也堵上了。正当我渐渐回过神来时，我听到客厅传来了什么东西倒在地上的声音。我跑进客厅，看到船长正仰面朝天地躺在地板上。这时，我母亲也被刚才那番叫嚷声和打斗声惊动了，跑下楼来帮我，和我一起把船长的头扶了起来。只见船长呼吸急促，双眼紧闭，脸色可怕。

“天哪！我的天哪！”我母亲叫道，“这简直是败坏我们店的名声！你那可怜的父亲还病着呢！”

我们当时既不知道该怎么救船长，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了，只以为他是在和陌生人搏斗时受了致命伤。当然，我端来了朗姆酒，想灌进他的喉咙，但他的牙关咬得像钢铁那样紧。看到店门一开，利维塞大夫进来给我父亲治病时，我们都高兴地松了口气。

“哦，大夫，”我们叫道，“我们该怎么办？他伤在哪里？”

“伤？根本没那么回事！”大夫说，“他和你我一样，什么伤都没有。这个人中风了，我早就警告过他。好了，霍金斯太太，你赶快上楼去，尽量不要把这里的事情告诉你丈夫。我留在这里尽力拯救这毫无价值的生命。吉姆，去给我拿一个脸盆来。”

我拿着脸盆回来时，大夫已经把船长的衣袖撸了上去，露出了他那肌肉发达的粗胳膊。只见他的胳膊上好几个地方都纹着字，前臂上纹着“鸿运高照”、“一帆风顺”、“比尔·本斯事事如愿”等等，字迹工整、清晰；靠近肩膀的地方还纹了一幅图——一副绞刑架，上面吊着一个人。我当时觉得那纹身非常有意思。

“他倒是有先见之明，”大夫用手指摸着那图案说，“比尔·本斯先生，如果这是你的大名，你现在可以看到自己的血是什么颜色了。吉姆，”他说，“你怕见到血吗？”

“不怕，先生。”我说。

“那么，”大夫说，“你端着这个盆子。”他边说边拿起一把手术刀，割开了船长的静脉。

放了许多血后，船长才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朝周围看了看。他首先认出了大夫，立刻皱起了眉头；然后他又看到了我，似乎放心了一点。突然，他脸色大变，挣扎着要站起来，嘴里还嚷着：

“黑狗在哪儿？”

“这里没有什么黑狗，”利维塞大夫说，“只有你仰面朝天地躺在这里。你放肆地喝酒，结果正像我告诉你的那样中风了。尽管我万分不愿意，刚刚我